

評點史記

黃份曰此傳
決非褚先生
所能撰

茅坤曰大宛
以西始末如
見而漢武窮
兵實錄猶可
揮涕

孫鑄曰諸國
皆借言叙
固是一體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得匈奴破
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將擊之**。其事滅胡聞此
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
父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
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
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
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惟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
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導，驛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
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
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竝南山，欲從
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
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
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
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

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杆闐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隔漢道焉。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為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媯水。有市民商賈。用

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溼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犒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閬使。四道並出。出駝出丹出徙出邛。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狁。南方閉嵩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畧漢使。終

莫能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衆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域。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

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國。憲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憲大
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憲諭使指曰。烏
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
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憲不得其要領。
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眾。將眾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為太子。太子有
子曰岑娶。而太子早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
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眾畔。謀
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嘗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
備。國眾分為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憲。憲因分遣副使。
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子實。扞罽。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憲還。憲與
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憲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
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眾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憲所遣使通
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其後使往者。
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
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

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
 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
 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
 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侯外國。一輩大者數百。
 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
 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更
 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牁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
 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
 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
 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
 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
 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子節募吏民。無問
 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求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
 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
 國所有言大者。子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

官。齋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奴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王恢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於是酒泉列亭彰至玉門矣。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烏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驪潛大益宛東姑師杆朶蘇薩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設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

賜酒池肉林。今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般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桃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鬚。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以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

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為外國笑。乃案言代宛尤不便者鄧光等。故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

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令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求誅首惡者。王母寡。王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

余有丁曰歷
叙貳師出師
再反侵失亡
得馬之數當
功之次則貳
師功罪漢計
失得不待言
而自見矣

北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為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
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
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
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
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
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子桀桀令四騎士縛
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
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
使使告烏孫大發兵並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
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
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
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受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眾
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
時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
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

董份曰觀此
云岳時所謂
虎裔則前云
案古圖書名
河所出曰崑
崙蓋錢之也
但其詞微不
易見耳

王登曰此傳
議論正而氣
勢潤達
董份曰其稱
獨行君子則
亦非退處士
也蓋故為抑
揚於憤而作
耳

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
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說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
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
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
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
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悉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
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三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四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
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聞卷人也讀
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
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
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

倪思曰既言
鄉曲之俠又
閭巷之俠又
匹夫之俠節
節不放過要
見難之又難
反復愈明

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子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

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軻牛。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脫李布將軍之院。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陳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郭解軼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

唐順之曰一
段已了郭解
下特詳其事

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

董份曰明游俠不與暴豪同類以應前語

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驪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遇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教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主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為俠。而遂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賊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五